

中·外·电·影·名·片·丛·书

2

我出卖眼睛

WO CHU MAI YAN JING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我出“卖”眼睛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2年·哈尔滨

《中外电影名片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 沈 寂 翁世荣

委 编 (姓氏笔划序) 王继权

沈 寂 姚国华 翁世荣

戴中孚

责任编辑 刘冬冠

封面设计 任 意

中外电影名片丛书

我 出 卖 眼 睛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0·插页8·字数200,000

1982年3月第1版

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2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25

定价：0.85元



目 录

断肠云雨 [英]	(1)
我出卖眼睛 [意]	(18)
雾 中 旗 [日]	(36)
消逝的岁月 [日]	(55)
海 誓 [中]	(68)
白屋之恋 [中国台湾省]	(90)
彩 云 飞 [中国台湾省]	(107)
一曲难忘 [美]	(126)
翡 翠 谷 [美]	(148)
吾土吾民 [美]	(171)
再 生 缘 [美]	(193)
忠魂膺血 [美]	(204)

黑 天 鹅	[美]	· · · · ·	(219)
但丁街凶杀案	[苏]	· · · · ·	(231)
森林里的紫罗兰	[苏]	· · · · ·	(246)
走向深渊	[埃]	· · · · ·	(267)
只不过是女人	[民主德国]	· ·	(284)
偷渡的苦工	[墨]	· · · · ·	(303)



断肠云雨

〔英〕约瑟夫·薛林 编剧

汪 清 改写

一个深秋的寒夜，一位白发萧疏的医生，坐了马车，急遽地朝克莱大厦驶去。大厦的女主人正患着重病，又加上难产，需要立刻动手术抢救。

当医生将一块蘸着麻醉药的纱布放在她脸上时，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昏眩；好象要沉沉睡去，又似乎看到了很多事物。那是她的过去……

她已经二十五岁了，但是为了生活，不得不去服侍一个自私而刻薄的老太太，过着枯涩无味的日子。正在她想跳出那令人窒息的牢笼而得不到机会时，忽然接到她的亲戚一封简短的信札。

亲爱的白朗茜：

我媳妇不幸逝世，我孙女拉维蒂无人照顾。如果你愿意，请你来担任保姆。

西蒙·傅雷

白朗茜还是在小时候见过西蒙·傅雷，她很少了解他家的情况，只知道西蒙的哥哥亚当很有钱，造了一幢豪华的大厦——“克莱”。亚当自己没有儿子，死后便把大厦和其他产业传给他的侄儿——西蒙的儿子劳伦斯。现在西蒙要接她到这豪华的大厦去住，她就象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顾不得那位老太太的阻止和责骂，收拾了简单的行装，冒着风雪，乘车向克莱大厦赶去。

当她跨进这庄严而古旧的大厦时，发现宽大阔绰的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在雕花的壁炉架上，悬着一幅已褪了色的肖象。她依稀认出这就是已故的大厦主人亚当。她环视四周，听到隔壁屋内发出轻微的声响，便推门进去，看到一个瘦长的青年正在那儿擦枪。他一定是劳伦斯——她想。因为他与肖象上的那个人非常相似。世界上，侄儿常常会长得象叔父。她禁不住亲热地招呼：

“劳伦斯！”

那青年抬起头来，冷冷地瞅她一眼，然后态度傲慢地对她摇摇头，又自顾去擦枪。

她讨了个没趣，又不明白对方为什么用这种神气对待一个初来者，何况还是个年轻女人。正当她扫兴地退出时，迎面遇见了西蒙和劳伦斯。父子俩对她特别热情，他们先让一个意大利籍的女佣伴她到卧室去安顿；晚上，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为她接风。在餐桌上，西蒙在问过她这几年来的情况后，便指指身旁的孙女拉维蒂，神情严肃地叮嘱白朗茜：

“她虽然没有母亲，但你不要因此而宠坏她，希望你对她严厉一点。平时你还要处理这个大厦的一切家务。男佣的

总管是斐力浦，你有事可找他。”

“就是刚才在里屋擦枪的那个。”劳伦斯在旁插了一句，目光中泄露出一种厌恶。

“他很讨厌。”西蒙也鄙夷地摆摆手，“我不得已才雇用他的。可是他工作很好。不过，你要记住，他无论如何只是个佣人。”

白朗茜刚才见到斐力浦时已经感到诧异，现在听到西蒙父子对他的奚落和不平常的嘱咐，更引起了好奇。于是，她回房后便立即向意大利女佣询问。女佣先是顾虑地吞吞吐吐不敢直说，最后还是悄悄地告诉了她：

“斐力浦不是一般的总管，而是这大厦主人亚当的私生子。他的母亲是和我一起从意大利来这里的，生了斐力浦，亚当就把她遗弃了。私生子无权承继产业。但是他不甘心，常常跑到律师那儿去，想从西蒙和劳伦斯手里争回那份遗产，可是律师认为他不可能达到目的。所以他很忧郁和气忿，象对仇人似的看待一切人。”

白朗茜想起斐力浦和她初会时的冷酷眼光，意大利女佣的叙述，引起了她一种难言的感情。

过了几天，拉维蒂平时爱骑的小马，被吉卜赛人偷去了。拉维蒂急得哭个不停。劳伦斯要斐力浦去报告警察局。斐力浦不屑地耸耸肩，从嘴角露出一丝讥笑，冷冷地回答：

“等警察赶去，马早被吉卜赛人卖了。”

说罢，再也不理劳伦斯，转身离去。

白朗茜见拉维蒂越哭越伤心，便亲自去找斐力浦。他住

在谷仓旁的一间小屋里。

“你是总管，”她对他正色道，“有责任把马找回来。”她见他不答话，便气忿地问他：“听见没有，斐力浦？”

“你不是这里的主人，没有权利管我。”斐力浦答道，并表示对抗地也直呼她的名字：“知道吗，白朗茜？”

白朗茜咬着嘴唇：“你应该叫我小姐！”

斐力浦又象开玩笑又象有意嘲弄似地接嘴道：

“你不妨得寸进尺，有一天也许要我叫你傅雷太太。”

白朗茜气得脸色发白，嘴唇颤抖地责骂了他一句：“你太无礼了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走。

可是斐力浦却从后面追了上来，还牵来两匹马，冷冷地向她提出：如果她真心要为拉维蒂找回小马，就和他一起去吉卜赛人的所在地私访。

白朗茜为了替拉维蒂找回心爱的小马，又被斐力浦这种蔑视的态度所刺激，决定和他一起去找吉卜赛人。她默然无言地骑着马，跟随在后面。走了大约两里路，果然看到有一队吉卜赛人的驿车。驿车四周放牧着不少马匹，其中就有拉维蒂的小马。她迫不及待地想过去追回。斐力浦一把把她拦阻，低声嘱咐：

“你伪装成一个迷路的，上去问路，把他们都引到你那儿，然后由我动手。看来免不了要恶斗一场。”

斐力浦这一说，她倒有些胆怯。但是她不愿在斐力浦面前显露自己的懦弱，便纵马上前，在离车队稍远的一角，找到一个年老的吉卜赛人。她故意大声叫嚷，为自己迷路而要求援助。果然，热心的吉卜赛人都涌到她这边来，问长问

短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猛叫一声：“偷马！”她回头一看，只见斐力浦带了拉维蒂的小马，朝前疾奔。她也立即拨回马头，穿过人群，向斐力浦追去。斐力浦将小马交给她，自己拔出手枪迎敌。他先严厉地责斥追上来的吉卜赛人：“你们这群盗马贼！当心我送你们的命！”说完，便对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吉卜赛人的坐骑开了一枪，弹中马腿，吉卜赛人坠倒在地。其他吉卜赛人立即畏葸地停住，不敢再追。

在归途中，白朗茜既为重获失马而喜悦，又对斐力浦的沉稳、英勇而钦佩。便向他表示感谢。但是，斐力浦只是默默地将一双深邃的眼睛凝视着远方，象是故意不和她搭话，又象是沉浸在一种深切的忧虑中，以致竟忘了身边的白朗茜。

白朗茜在克莱大厦渡过了四个月。这些日子里，她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斐力浦，了解他的身世，同情他的遭遇；但她不理解他那难以捉摸的心情和憎恨一切的冷酷态度。这期间，劳伦斯的地位和财富却吸引了她，打动了她的虚荣心和对名利的憧憬；加上劳伦斯的热烈追求和西蒙的怂恿，她终于答允和劳伦斯结婚，真的实现了斐力浦当时讥嘲她要当傅雷太太的预言。

在白朗茜结婚的那一天，西蒙·傅雷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。整个克莱大厦布置得象一座豪华的宫殿。亲友们从四面八方坐了马车赶来祝贺，晚餐后，大家兴高采烈地在大厅里跳舞。白朗茜和劳伦斯在一对对舞伴中旋转着。欢乐中，她瞥见斐力浦孤独地站在一边，忧郁的双眼深沉地向她这边注视。当斐力浦发现她也在窥看自己时，便凄然地垂下头朝平台走去。

白朗茜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劳伦斯，乘别人不注意悄悄来到了平台。她在石栏旁找到了斐力浦。

她微笑地问他：“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今天我结婚，你应该和大家一起庆贺新娘的幸福。”

他用异常平静的口气答话，显得过分的冷峻，冷峻中又透露着讥嘲和痛苦：

“我今天应该庆祝那位新郎的幸福。”

白朗茜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他对这件婚姻的憎恨。她希望知道他如此反对的理由。不等她开口，斐力浦已经忍耐不住地迸出一句话来：

“难道你就是为了名利而嫁给他吗？”

不错，斐力浦没说错，她和劳伦斯结合的目的，确实是名利多于爱情，也可以说爱情是为了名利。她无言以答，只得低垂着头默认。用默认来关闭自己心灵之门。

可是斐力浦还不放松，他的话语直刺她的心：

“你弄错了。总有一天，这儿的产业，这座克莱大厦会物归原主。到那时，你会因失去一切而绝望。”

白朗茜轻轻地苦笑了一下，表示不信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律师不是已拒绝了你的要求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律师是拒绝了，他还劝告我：‘斐力浦，好在你年轻力壮，全世界都是你的，你何必致心于这小小的克莱大厦？’可是，我怎么能退让呢？这克莱大厦本是属于我的！我就属于克莱大厦！”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。说到这里，他忧郁地朝白朗茜投视一眼，既悔恨又愤懑地接下去说，“今天，我更懂得，我如果不能夺回克莱大厦，将失去全世界，以及……”

你……”

白朗茜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内心的痛苦、怨愤和绝望；她不知道应该对他劝慰、谴责还是忠告？更使她为难的是，这时，斐力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身子渐渐向她靠近，向她伸出双手……

正在这时，从大厦的后宅传来一片惊骇的呼叫。他们回头看去，只见谷仓那边起火，黝黑的天空顿时被染得通红一片。斐力浦象一匹发狂的野马，越出平台，向后宅冲去。

白朗茜也顾不得一切，拽着新娘礼服的长裙，紧紧在后面跟随。她不是关心谷仓，而是不放心斐力浦。当他们赶到时，火势已减弱。原来是吉卜赛人为了报复，趁西蒙家办婚事时来捣乱，结果烧伤了一匹马。仆人们都追赶吉卜赛人去了，斐力浦一个人留在谷仓前，他蹲在马旁，为它抚伤。

白朗茜蹲在他对面，见他那样认真，不禁含笑讥嘲：

“你对动物倒很仁慈，这是表示对西蒙的忠心吧？”

“不，”他冷冷地答道，“这匹马的父母是我父亲亚当饲养的，它不属于西蒙，而应该是我的。我是对我父亲和我自己尽责。”

白朗茜又是同情又是感慨：

“你总不肯忘记——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”

斐力浦坚定而固执地点点头。忽然，他反问白朗茜：

“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

白朗茜温婉地望着他，解释道：

“因为刚才我们的话还没有讲完。”顿了一下，她轻声地问他，“你以为我只追求名利吗？”

“不，”斐力浦不正面回答，而是肯定地告诉她，“不久，你就会知道，你还需要勇气！”他那对深邃的眼睛热情地盯视着她，在余烬的映照下，灼灼发亮。

在他们又一次要互相倾心相诉时，远处传来了脚步声。斐力浦要白朗茜赶紧从后面走去，他自己仍旧蹲在马旁，用冷手巾替马抚伤。

过来的是西蒙和劳伦斯。西蒙告诉他，捉住了两个吉卜赛人，准备送警察局严办。他低头看见伤马，不经意地问：

“它不行了吧？”

“伤很重。”

“伤愈后还能骑吗？”

“恐怕不行了。”

斐力浦惋惜地说。

西蒙一挥手，轻率地：

“那就把它打死吧！”

斐力浦霍地站起，口气强硬地：

“那不行！这马是我父亲最喜欢的。我们不能因为它没用了而打死它。”

西蒙和劳伦斯对视一眼。劳伦斯眼里露出一股严酷的光：

“我命令你把它杀掉！”说罢，和他父亲一起回身离开。

斐力浦却倔强地兀立着，严峻地望着这父子背影。他决不愿服从对方的命令，不愿伤害这本应属于他的财物。

西蒙要儿子劳伦斯连夜把两个吉卜赛人送警察局，并亲口向局长要求，当场将罪犯处决。劳伦斯不敢违拗父亲的命

令，又急于要惩罚抢劫他家产的仇人，发泄心里的愤恨，也就顾不得正在新房里等他的新娘，甚至来不及去告一声别，便被父亲催着上马向警察局赶去。

从谷仓回到新房里的白朗茜，经过这一场意外的风波，新婚的欢乐已被冲击得烟消云散，而刚才斐力浦对她的一番谈话，又使她不安和激动，以致竟引起她对自己婚事的悔恨；现在劳伦斯又在这新婚之夜不告而别，把她一个人撇下，孤独更增加了她内心的痛苦。她在房里苦寂地呆坐着，从窗口向谷仓的方向眺望。那边的火光还没有完全熄灭，在黑暗的夜空下发着光亮，发出热力，也对她发出了强烈的吸引。她抑制不住自己，慢慢地站起，出门，悄悄地向火光那边走去，走去……

当斐力浦替伤马包扎完毕，向自己的小屋走去时，忽然在门口发现了白朗茜。他奇异地望着她：

“你为什么又来了？”

“我想来告诉你，”白朗茜轻轻地回答，但从急促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她有些气喘，“我懂得你刚才说的话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……你说，不久，我就会知道，还需要勇气……”

斐力浦从她那炽热的火焰般的目光中，从她激动的颤抖的声音里，懂得了她为什么来找他。刹那间，他想到：她和这大厦一样，也本应属于他的，现在，他应该象夺回克莱大厦一样，先把她夺回来。一股感情之火在他全身燃烧，他伸出手，一步步向她走近。白朗茜这时却感到胆怯，她想回避他，但又不能，终于，她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了。……

将近破晓的时候，白朗茜在离开小屋前，向他提出要求：

“我们离开此地吧，我怕。”

“和你私奔吗？”斐力浦坚定地摇摇头，“我不能放弃克莱大厦。我属于这屋子。”

“那……也许，我们会在这里毁灭。”白朗茜惶悚地自语着，但看到他固执的神色，便默默地离开了。

劳伦斯从警察局回来后，先得意地向父亲禀告了处决吉卜赛人的经过；但他在回新房前，仍不忘昨晚对斐力浦的命令，特地亲自到谷仓去观看那匹伤马。他发现伤马还活着，但却找不到违抗他命令的斐力浦。他知道，斐力浦不让那匹马死去，是他对自己的财产没有死心，想到这里，他举枪把伤马活活打死。

等斐力浦再次回到谷仓时，发现伤马被人击毙。他再也压制不住自己，痛苦和仇恨使他双眼充血，脸上布满可怕的怒气。他迅速回到自己房中，从衣箱的角落里找到一块红绸方巾，蒙住了脸，又戴上一顶吉卜赛人的帽子。

西蒙·傅雷和他的儿子正在客厅里一起下棋。白朗茜坐在一边。忽然，她瞥见窗外闪过一条人影，隔着玻璃，能看到那人脸上蒙着红巾，头上戴着吉卜赛人的帽子。正在她惊异的时候，一颗子弹穿过玻璃，把西蒙父子之间的棋盘打碎，棋子被击得四飞。劳伦斯惊骇地倒翻在地，急忙回头去看，猛叫一声，“吉卜赛！”跳起来朝外追寻。西蒙也从墙上取下长枪，迅速赶出去。劳伦斯刚下平台，不知从哪里发来一枪，击中他胸口，倒在血泊中。西蒙冲到劳伦斯身前，来

不及躲避，也中弹倒毙在儿子旁边。

白朗茜在客厅里，听到枪声，又听到惨叫。她立刻想到发生了什么事，也立刻猜出谁是凶杀的主犯，禁不住浑身战栗，昏倒在椅背上。

警察局派人来侦查。对生活在克莱大厦里的每个人进行盘问。在问到白朗茜时，她只支吾地回答：曾看到窗外戴吉卜赛帽的蒙面人，曾听到劳伦斯唤叫吉卜赛人。在盘问斐力浦时，斐力浦只沉着脸，冷冷地摇着头，最后表示猜测地说了一句“可能是他们的仇人”，就不再开口。

经过半个多月的侦查，法庭又费了不少时间进行审议，最后认为西蒙父子确为吉卜赛人所杀。因为吉卜赛人偷了拉维蒂的小马，被追回后，又在劳伦斯结婚那天纵火，他们的人被捕，并且被处决，便向西蒙父子报仇。

斐力浦也到法庭去听审，听到以上的案情后，便站起身来，第一个离开。他回到克莱大厦，在客厅里等着白朗茜。当看到白朗茜神色沮丧地进来时，他嘴角露出得意而傲慢的笑容，轻松地低声告诉她：

“事情圆满结束了。”

“不，不一定。”她警告地暗示，“别以为今后就不会再被人嫌疑了。”

斐力浦明白她话里的意思，但佯装不解，冷冷地望着她。她对他冷酷的神态感到不满，忍不住谴责他：

“斐力浦，你有时使我很不喜欢。”

斐力浦耸耸肩：

“我却很喜欢，”他昂起头环视那宽绰的客厅，“这克莱大

厦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。”他在说“我们”两个字时，眼光里充满胜利感。

“不，”白朗茜又肯定地打断他的话，也是打断他的欲念，“照亚当的遗嘱说，劳伦斯死了，克莱大厦就该属于劳伦斯的女儿拉维蒂！”

“拉维蒂！”斐力浦象听到意想不到的噩耗，惊叫起来，“又是一个傅雷！”

“这是当然的事！”

斐力浦脸色阴沉地咬着嘴唇，从他嘴里发出阵阵咬牙声。忽然，他双手握拳，狠狠对击一下，象下了什么可怕的决心：

“我决不能为了她，又丢了克莱大厦！”

“你发疯了！”

“没有！”他脸色煞青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“没有疯！你记住我的话！”

她用力把他的手摔开，用异常严肃的神态和口气警告他：

“如果你敢伤害拉维蒂一根汗毛，如果你想威胁她，我决不会饶恕你。我会和你拚命！甚至……”

她没有说下去。他也不让她说下去，做个手势阻止了她，又不着边际地讲了一句，“你这话说得太无聊了。”便独自离开，把她撇在客厅里。

这一夜，白朗茜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。斐力浦阴沉的脸色不断在她眼前映现，白天的谈话一次又一次的在耳际回响。她知道在这阴沉的脸色和威胁的词句后面，隐藏着斐力浦可怕的心计。第二天，她一清早就起身，赶到拉维蒂卧室，但那个意大利女仆告诉她：